



朱熹注

大學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明德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定。向靜。謂心不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此入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至。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其身也。齊。自天子以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則舉此而措之。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克能也。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皆自明也。結所

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

已德之意。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盤沐浴之盤。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民

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

也。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

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緡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熙敬止。緡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蘊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漢於六反某詩作綵荷叶韻音阿。闕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球以推擊。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均探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探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道學自脩言之也。詩云於戲前王所以得之之由。向探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道學自脩言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戲音嗚呼。樂音之篇。於戲數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注洙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於人也。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令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者，故必謹之於此，而已獨知之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開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上之不可揜，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明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  
為辟惡而之惡。赦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諺俗語也。溺受者不明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受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機。僨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  
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不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推之一夫詩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起。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紙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絀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是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不德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益財者人之所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殖貨。得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令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雖同而氣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

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則其於學知所深體而熟識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空深體而熟識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莫見乎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其可離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也○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